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矣

帝初于歷山山名舜微時所耕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旻閔也于父母負罪引慝慝惡也祗載見瞽瞍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齋慄齋莊敬也慄戰栗也夔夔莊敬戰栗之貌瞽瞍亦允若允信也若順也

臣按舜以不獲于父母之故號泣于天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其誠於孝如此宜其卒能感動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

也惟舜為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厎致也豫順也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臣按舜之所值者至難事之親也然積誠感動猶能使之厎豫況其不如瞽瞍者乎故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而各勉於為孝此所謂天下定也昔豫章羅從彥論此曰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諫議陳瓘聞而善之曰惟

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君子弑父者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嗚呼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志也後之事難事之親者其必以舜為法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則吾不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恝無愁之心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

足以解憂者惟順于父母可以解憂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艾美好也）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熱中躁急心熱也）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臣按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蓋窮天下之可欲皆外物也聖人視之如浮雲然得喪去來不以介意惟不順於父母則以為已之大罪而不敢自怨人知舜怨之為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為慕慕

之為言愛之深思之切也五十始衰禮所謂不致毀之時也大舜於此猶慕焉聖人純孝之心不以老而衰也揚雄亦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蓋舜雖已順其親而心常若不足此其所以為終身之慕

禮記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歴三代為諸侯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

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材質也篤厚也故栽者培之栽植也培養也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祐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嘉樂之篇憲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臣按舜以聖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其福祿上及于宗廟而下延于子孫此所以為大孝也然舜所知者孝而已若祿位名壽則天實命之非舜有心于得之也孔子以天之眷舜如此因言天之生物必因其才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得以滋培之

其本傾者風雷得以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咸其自取焉爾又引詩以明之以見大德者必受命知舜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然後為大孝則夏商後王不敬厥德而至于覆宗絶祀者其為不孝可知

子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纘繼也太王王季文王之祖父壹戎衣而有天下戎衣甲胄之屬言一著戎衣以伐紂即有天下也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末謂老武王有天下

時已老矣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先公后稷公劉之屬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言其孝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祖宗之廟陳其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赤刀天球之屬設其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薦其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臣按此章稱武王周公亦猶前章之稱舜也大抵

為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周自太王實始剪商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武王遂成之躬衣戎服誅獨夫受而有天下此武王之繼志述事也周公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制禮作樂使世世子孫奉承宗廟之祀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此周公之繼志述事也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後世人主有志於孝治者當合大舜文武周公

之事而考之蓋大舜以瞽瞍為父處人倫之變者也文王以王季為父處人倫之常者也舜文所遇不同而其心則一使舜遇文王之時必能盡處常之道使文王遇舜之時亦必能盡處變之方所謂易地則皆然也至於繼志述事則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是亦繼述也凡此皆人主所當知臣故推衍其説以廣中庸言外之指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

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豎小臣之屬掌外内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吏直日）内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中（在察也）食下問所膳（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末猶勿也原再也已進者勿有所再進）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説冠帶而養（説與脱同）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間猶瘳也）

臣按文武二聖人事親之孝如此真萬世帝王之法也故傳禮者述其事以為世子之記漢文帝之為代王太后嘗病不解衣交睫者三年藥非口嘗不進盖其天質之美故能庶幾盛王之孝文帝亦賢矣哉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母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竝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

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太公高帝父也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為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賴利也無利入于家也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仲高帝兄力勤也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唐太宗貞觀三年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

庶幾可雪前恥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

臣按漢高帝歸尊于父唐太宗雪父之耻可謂孝矣惜也高帝未央之宴哆音侈又昌者反然以功業自矜有夸其父之意而太宗之初起借助於虜因而臣之長其桀驁之態後來之雪耻僅足以贖前過而

已況其父子昆弟之間懋德為多功烈雖盛瑜終不能以揜瑕也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為樂在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欲承顔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有負米之恨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

明皇開元中以生日宴百官于花蕚樓每歲八月五日為千秋節布于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就千秋節

臣按范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為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為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寖生乾曜等不能以義正君每為諂媚以逢迎之其得為名臣乎

臣謂太宗之思親發於真誠至今讀者猶為之感愴明皇君臣上驕下諂大陳燕享創立節名後世沿循遂成故典臣子以此為尊其君固已末矣人

主亦從而忘其親其可乎哉近世以來士大夫又以其尊君者而尊用事之臣餽遺之珍歌頌之侈視人主之生日殆遠過焉又何義也法太宗之誠鑒開元之失而杜人臣交私黷貨之源其必自聖君始

肅宗上元元年平兩京迎上皇自蜀歸京師居興慶宮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内侍李輔國素微賤雖暴貴用事上皇左右多輕輔國輔國意恨且

欲立奇功以固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元禮上皇侍衛大將高力士內侍久侍上皇謀不利於陛下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羣小何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垣墉淺露非至親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絶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取之纔留十匹上皇謂高力

士曰吾兒為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輔國又令六軍將士號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内上泣不應輔國遂矯稱上語迎上皇遊西内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西内上皇驚幾墜遂如西内居甘露殿所留侍衛兵纔尫老數十人陳元禮等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輔國與六軍大將見上請罪上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卿等恐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高力士流巫州陳元禮

勒致仕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悟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
二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共謀遷上皇於西内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尚不敢詣西内明年改元寶應建巳月上皇崩

臣按肅宗之平長安也上皇自蜀還都曰朕為五十年太平天子未為貴今為天子父乃貴耳此元結之頌所謂宗廟再安二聖重歡者也豈不盛哉徒以内侍握兵妄為譏間而迫遷之謀出焉其所以然者肅宗柔懦無斷故張后輔國得以刼之以天子之貴而不能芘其父使抑鬱無聊遂以致疾肅宗之罪於是乎通天矣方其少在東宫本以孝名倘能勵乾純之德絶柔道之牵當輔國進言之

時奮發威斷明諭諸將斥其離間父子之罪孰而戮之命駕西宮俯伏謝過二帝懽然和氣充塞彼爪牙之士不過為輔國所迫耳人誰無父子之情若告戒明切必將幡然悔悟孰肯舍仁孝之天子而從悖逆之內侍哉帝乃泯然無所開曉但有垂涕而巳將士見帝不言未必不謂實巳心許而不欲形之于口此輔國之計所以得行也大抵姦賊之臣離人骨肉率以利害惑其主使疑情動于中

徊徨顧慮欲為自保之計然後墮其機穽肅宗之不能力却脅遷之請者亦以輔國所陳有以動其疑情故也疑情萌則懼心作保身之念勝則愛親之志衰肅宗之罪正坐於此吁可戒哉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二

大學衍義卷七

終



覆校官庶吉士臣方　煒

校對官庶吉士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于飛鳳

謄録貢生臣于飛熊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大學衍義卷八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五百七十三 經部

大學衍義卷八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 長幼之序

孟子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 完治也捐階謂去其梯 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揜蓋也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

績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象不知舜已出故欲以殺君為已功也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以此歸之父母也干戈朕朕我也古者君臣通稱琴朕弤朕弤雕弓也二嫂使治朕棲二嫂堯二女也棲床也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猶菀結也忸怩慙色也舜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臣庶謂其百官也舜喜其來見故云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孟子言曰然

則舜偽喜者與此萬章言曰否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此孟子言

臣按象欲殺舜之迹明甚舜豈不知之然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略無一毫芥蔕於其中後世骨肉之間小有疑隙則猜防萬端惟恐發之不早除之不亟至此然後知聖人之心與天同量也世儒以帝堯在上二女嬪虞象無殺舜之理故以孟子為疑不知孟子特論大舜之心使其有是處之不

過如此豈必真有是哉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放猶置也猶今言安置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殺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國名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以下孟子言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藏匿其怒不宿怨焉宿畜其怨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

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此萬章言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此孟子言

臣按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有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詩皇矣之三章大雅篇名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兄謂泰伯以國讓王季者也則篤其慶篤厚也載錫之光錫予也受祿無喪喪亡也奄有四方奄大也泰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臣按王季之友泰伯也蓋其因心之本然非以其讓已而後友之也昆弟至情出於天性豈有所為而為之乎使泰伯未嘗有讓國之事王季之所以友之者亦若是而已夫王季之友不過盡其事兄

之道耳豈有心於求福哉閨門之內敬慎休治固產祥積祉之基也故厚其慶而錫之光受天之祿而有天下天之報施其亦明矣後世如漢顯宗以東海王彊遜已而友之唐明皇以宋王成器遜已而友之其友雖同而所以友之則異蓋王季之心無所為而然者也顯宗明皇之心有所為而然者也此天理人欲之分而漢唐之治所以不若周之盛與

常棣燕兄弟也（小雅篇名）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管叔蔡叔皆文王子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武王封武庚為殷後使管叔蔡叔監之武王崩管蔡挾武庚以叛周公相成王誅之）其一章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今郁李花鄂相承甚力故以喻兄弟　韡韡光明貌）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章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三章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應喻兄弟相救於急難其相應如是也）四章曰兄弟鬩於墻外禦其務（鬩狠也禦禁務侮也兄弟雖內鬩而外禦）

臣按周公使二叔監殷二叔以殷畔公既奉行天

詩矣使他人處此必且疾視同姓惟恐疎棄之不亟而公作此詩以燕兄弟方綢繆反覆謂如棠棣華鄂之相依脊令首尾之相應雖忿鬩於門墻之內至有外侮則同力以禦之惓然閔惻之至情溫然篤敘之深恩溢於言外其後有周世賴宗强之助王室之勢安於磐石雖歷變故而根本不揺襄王怒鄭欲以狄師伐之其臣富辰諫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

之何襄王不從果召狄難嗚呼後世王者欲知兄弟相須之切其於是詩可不深味之乎

行葦忠厚也大雅篇名其一章曰敦音團彼行葦敦聚貌行道也葦蘆類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苞蘀也體成形也維葉泥泥葉初生柔澤貌戚戚兄弟戚戚內相親也莫遠具爾莫無也具俱也

臣按先儒呂祖謙曰彼行葦之方苞方體其葉泥泥然其可使牛羊踐履之乎戚戚兄弟其可疎遠而不親近乎忠厚之意藹然見於言語之外毛氏

以戚戚為内相親唯體之深者為能識之臣謂祖謙之説善矣使人主能深體此章之指則雖一草一木且不敢輕於摧折也况骨肉之戚而縱尋斧乎此詩二章以下皆言燕樂兄弟之事然必有此心為之本然後燕樂不為虗文不然非所知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小雅篇名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骨肉謂族親也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騂騂角弓騂騂謂和也翩其反矣翩反貌兄弟婚姻無胥遠矣遠疎遠也爾

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胥皆也傚傚也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令善也綽寛也裕饒也不令兄弟交相為瘉不令不善瘉病也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於已斯亡

臣按先儒之論以為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骨肉之親親之則附踈之則離亦如角弓翩然而反也然則兄弟婚姻其可使相踈遠乎夫人君風化之本爾遠其親則民亦皆然矣爾之教如此則民亦皆傚之矣爾指

幽王而言也人之性同有篤於善而不為風化所移者然不移者寡而移之者多故必令善兄弟而後能寛裕而不變若不善之兄弟本自薄惡上又教之則交相為病當愈甚矣於是民之失其良心者雖細微之故亦相怨憾一方猶一事也專利欲得其受爵者無復推遜之意至爭奪以取亡皆由上之化故也後世人主誠懲角弓之刺則於兄弟之親可不厚其恩意乎

葛藟詩王風篇名王族刺平王也平王周東遷之君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其一章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緜緜延長貌葛藟二物生山谷間今在河滸非其性也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二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母三章曰終遠兄弟謂他人昆昆兄也

杕杜詩晉風篇名刺時也刺晉昭公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沃曲沃也有杕之杜杕特生貌杜赤棠也其葉湑湑湑胥上聲潤澤也獨行踽踽踽巨上聲踽踽無所親也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親也人無兄弟胡

不佽焉佽音次助也 二章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其後昭公果為晉人所弒而曲沃武公據晉而為諸侯

臣按角弓葛藟杕杜三詩正常棣行葦之反也周幽王不親九族民亦尤而效之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詩人刺之曰爾若是則民將爭奪而致亂亡矣平王踈遠其兄弟而以他人為父兄所謂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故詩人曉之曰爾踈其所親親其所踈人亦將莫我顧矣晉昭公

獨居而無兄弟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故詩人諷之曰人無兄弟何不與行道之人相親附乎何不求他人相佽助乎以此三詩與常棣行葦參玩則成周之所以興幽平之所以壞晉昭之所以滅亡皆灼然可見矣

春秋傳隱元年初鄭武公（鄭國名武謚也）娶於申（國名）曰武姜（武謚姜姓）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邑叔字段名）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寤寐中生因以為名）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

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姜為之請也制邑名公曰制巖邑也巖險也虢叔死焉虢叔舊虢君制乃虢之邑虢叔恃險而亡他邑惟命請京京亦邑名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鄭大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古者謂封子弟之邑曰都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不合法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

自斃 斃頓也 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 鄙鄭
邊邑貳謂兩屬 公子呂 鄭大夫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 言國邑不可以
兩屬也 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
言叔久不除則國人生他心 公曰無庸將自及 言無用除禍將自及 大叔又收
貳以為已邑 前兩屬邑今皆取以為已邑 至於廩延 邑名言侵邑益多也 子封
曰厚將得衆 子封公子呂字厚謂土地廣大 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 不義
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傾暱親也 太叔完聚 完城郭聚人民 繕甲兵具卒
乘 步曰卒車曰乘 將襲鄭 襲掩其不備也 夫人將啟之 啟開也言開導其來 公聞

其期曰可矣命子封率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京邑人叛之也段入於鄢亦邑名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共亦邑名書曰鄭伯克段於鄢謂孔子書於春秋也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榖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曰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

先儒胡安國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

當稱國命公子吕為主帥則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之在伯也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簒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没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

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絶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其後公没未幾而嫡奔庶立公子五爭兵草不息其禍憯矣亂之初生起於一念之不善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

漢文帝初即位淮南王長（高帝少子孝文之弟）自以為最親（時高帝子唯二人在）驕蹇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嘗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迺使使召至長安丞相張蒼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死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邛郵於是盡誅所與謀者迺遣長載以輜車令縣次傳袁

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為置嚴相傅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柰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驕不聞過故致此迺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死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用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迺解曰將柰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迺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

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塟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為侯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鯀及共工皆堯同姓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為我貪淮南地邪迺追謚為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夭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

臣按淮南王長之死非文帝意也方丞相御史條

奏其罪請論如法復下列侯二千石議又請論如法於是始不獲已廢勿王且遷之蜀欲其思過自改而已豈有意於殺之哉及其既死哀矜愍悼既為誅不發封之吏又以禮瘞之置守冢家盡侯其諸子其後聞布粟之謠雖自知無媿於天下然猶賜謚置園如諸侯儀帝於是可謂得親親之誼矣雖然帝於待淮南則不得為無過矣易曰童牛之牿音谷元吉言牛之童者角未能觸而制之則為力

也易方長之擅殺列侯也三年入朝殺辟陽侯審食其固已桀驁難制矣帝於此時當使吏治其國而留之長安選名儒通經術有行誼者朝夕陪輔道之以先王之訓典而威之以漢家之明刑幸而有悛則復使之國否則或徙之小邦或降之通侯長必悔艾思有以自復帝既赦而弗誅又不聞有所訓勑即使之歸國於是益驕且横是陷長於惡也其後不從賈生之諫而輒王其諸子則又失之蓋長非無罪

而死者也帝誠憐之而侯其子亦足以奉祀矣漢之列侯食其租稅而已其力不能為亂而乃瓜分淮南之壤悉王其三子王則地大民衆其權可以為亂正賈誼所謂擅仇人以危漢之資卒啟後來淮南衡山之禍是於失之中又重失焉其視舜之於象仁義兩至者為何如邪臣故謂後世不幸有處親戚之變者唯當以大舜為法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皆太宗弟也之藩上與之别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

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已

臣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隱巢之事乎昆弟至情雖不幸忕於利害或有時而忘之然天理之真終有不可揜者使能因此心之發而知夫天理之不可昧則見之於事必有充其實者矣惜太宗之不能也孟子謂有四端者知皆擴而充之太宗睠睠音眷於諸王之别所謂惻隱之心而不知所以充

之斯其可憾者與

唐明皇帝素友愛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間之言無自而入宋王成器本明皇之兄先已立為太子明皇為臨淄王定内難成器遂力辭儲位睿宗許之立臨淄為太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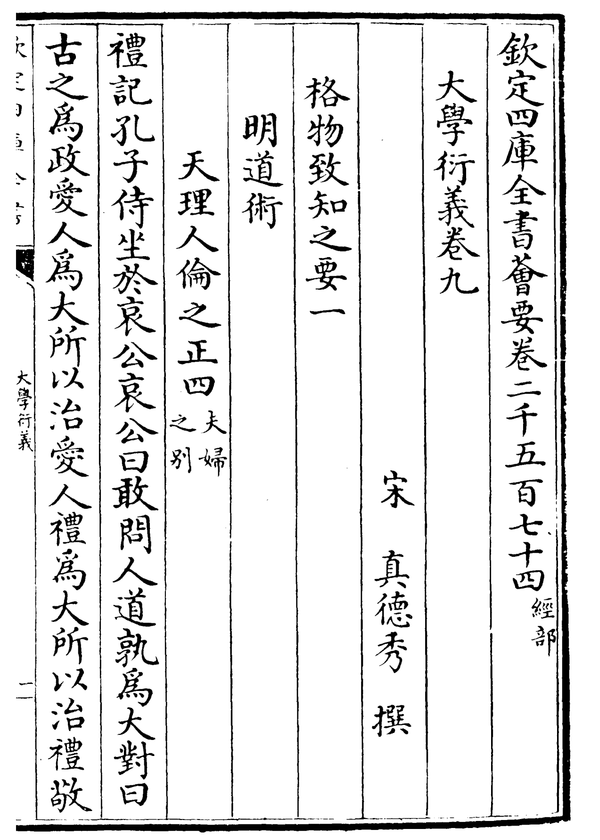
范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於兄弟睦於大姒故

慈於子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此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為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明皇以藩王有功成器居嫡長而能辭位以授之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盖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是以能全其天性而讒間之言無自入焉嗚呼苟能克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至於為人父則以讒殺其子開元末明

皇以武恵妃之譛廢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皆為庶人尋賜死為人夫則以嬖黜其妻明皇嬖武恵妃廢王皇后為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明皇殺御史周子諒是則不能克其類也茍不能克其類則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以上論天理人心之正三長幼之序

大學衍義卷八



大學衍義卷九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四 夫婦之別

禮記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孰爲大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

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國君昏禮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捨敬是遺親弗愛不親弗敬不正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乎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别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繆以千里故君子慎始

也春秋之元謂書元年元者始也詩之關雎禮之冠昬易之乾坤皆愼始敬終云爾

臣按禮傳數條皆言昬姻之禮凡人皆所當知況人君處至尊之位其擇配也將以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其可不味孔子之言以致謹重之意乎

易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

臣按陽者天道也夫道也君道也陰者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故在天道則乾始之坤生之陽主歲功而陰佐陽以成歲在人道則夫主一家之事而妻佐之天子主天下之事諸侯主一國之事而后夫人佐之君臣亦然妻之與臣雖有善美含而晦之從其事而不敢尸其功亦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歸之天也詳玩此指則為人之妻者其可以擅家之柄為人之臣者其

可以擅國之柄乎書稱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又稱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害于家凶于國其指一也嗚呼可不戒哉

小畜卦名畜止也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臣按程頤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而不可行也陰受制

於陽者也而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家室故致反目也臣觀自昔柔闇之主若唐高宗受制于武氏不足怪也隋文剏業之君而亦受制於獨孤何哉由自處之不正故耳自處不正然後妻得制之頤之言可以為永鑒也

已

歸妹卦名妹少女之稱歸嫁也此卦震上兊下震長男兊少女也故曰歸妹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則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乗剛也

臣按歸妹卦體長男在上少女在下若得其正者然震動也兊說也故程頤謂以說而動未有不失正者又曰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禮此常理也苟不由常正之理狥情肆欲惟說是動則夫婦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

歸妹之乘剛是也所以凶無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合男女之交遇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理則淫邪無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所以凶也臣謂乘者陵跨之謂柔乘剛婦乘夫此逆理亂常之事故聖人深以爲戒云

記郊特牲婦人從夫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猶丈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知與智同

家語孔子之書曰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

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臣按婦者坤道也故以柔順爲貴而無專制之義夫者乾道也故以剛健爲貴而有帥人之智帥人者謂其剛明果斷可以統御乎人也士大夫則統制一家諸侯則統御一國天子則統御天下無二道也爲婦而剛强則婦不婦矣爲夫而柔弱則夫不夫矣夫也者夫也謂其當盡丈夫之道也孟子謂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至於居廣居

立正位行大道而富貴貧賤威武所不能移奪者然後謂之大丈夫於此可見夫與婦之分矣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

大禹謨曰后克艱厥后（后君也艱難也）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幾期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

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違逆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臣按大禹言君臣之道敵之以克艱之一言可謂至矣蓋以爲艱則存敬畏之心以爲易則啟驕逸之志此治亂安危之所自分也孔子告定公之言其與大禹若出一揆萬世君臣之藥石也言不可以若是其幾者謂未可若是必期其效也然知爲

君之難則邦必興唯予言而莫敢違則邦必喪是又必然而可期者也子思之告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議其非此所謂唯予言而莫予違也茍如是未有不亡者嗚呼可不戒與

益稷虞書篇名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勅戒也幾微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謂臣元首謂君百工熙哉熙廣也臯

陶拜手稽首颺言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言盡敬于君大言而疾曰颺曰念哉率作興事率總率也慎乃憲憲法度也欽哉欽敬也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賡續也載語詞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叢脞煩碎也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墮壞也

臣按此章繫於命夔典樂之後葢當是時治定功成禮樂大備和氣浹于天壤之間鳳儀獸舞有不召自至者帝舜則曰天命靡常可戒而不可恃也真情所發見于歌詠唯時者謂無時而不戒也惟

幾者謂無微而不戒也天道難諶理亂安危相爲倚伏斯須敬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髪幾微之不察則禍亂之所自生帝將作歌先言所以歌之意也帝之意責成于臣故謂股肱喜然後元首起而百官之事熙焉喜謂樂於有爲起謂有所作興也皐陶之意則歸重于君謂事雖作于百官而總率作興者君也法度之已定者不可不謹守之事功之已成者不可不數省之守之不謹則定

者壞省之不數則成者虧敬哉敬哉不可忽也此亦先言欲歌之意也於是續成其歌曰元首明則股肱良而庶事康又歌曰元首煩碎則股肱惰而萬事隳范祖禹嘗論之曰君以知人爲明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斯言得之然帝之歌本爲勑天命而作君

臣唱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勑天命也後之人上宜深體焉

自克艱以下皆言君臣之道

洪範周書篇名箕子作也惟辟作福惟獨也辟君也福謂慶賞之類惟辟作威威謂刑罰之類惟辟玉食玉食謂珍貴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而汝也人用側頗辟人謂有位之人側頗辟皆不平不正之意民用僭忒僭謂僭上忒差也

臣按此箕子為武王陳萬世君臣之大法也福威

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
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
僭也夫君臣上下之分如天冠地屨之不可易臣
而福威則盜上柄矣臣而玉食則擬上之奉矣大
夫爲此則害于家諸侯爲此則凶于國臣民尤而
效之亦將傾邪而妄作僭忒而踰分矣孟子所謂
不奪不饜者理固然也或謂吳楚僭天子魯之三
家嘗僭諸侯不聞其害與凶何邪曰惠廸吉從逆

凶順乎道即吉逆乎道則凶也臣而僭上即所謂害即所謂凶也况吳楚之簒殺相尋而季孟之家臣繼叛又非凶害而何吁洪範九疇箕子受之大禹大禹受之于天片言隻辭莫非天理而可違乎以此坊民猶有竊弄威福如齊田氏選物上第盡歸私室如漢董賢者

詩蘀兮鄭國風刺忽也昭公名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蘀兮

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

女漂猶飄也叔兮伯兮倡予要女安法也

臣按春秋傳昭公之立祭仲用事所謂臣强者指祭仲而言也君尊臣卑天下之定分卑者宜弱而反强者由尊者當强而反弱也尊者何以弱柔懦而不自立怠惰而不自振此其所以弱也君既弱矣威福之權必有所歸此臣之所以强也君倡臣和天下之常理君既弱不能司出令之權而其臣自相倡和而不禀于君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諸大

夫處强臣之中猶𥛥之遇風危墜而不能自保也於是叔伯相語自為倡和自結黨與以為避禍之計蓋知上之不足賴也國勢至此所謂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為人君者其可不以乾健自勵也哉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臣按𥛥兮之刺曰臣强而已至此則一國之權盡

歸祭仲生殺子奪仲得顓之其强又益甚矣夫天下未嘗無賢雖權臣用事之時亦必有不肯阿附者人君能即而圖之其勢猶有可回之理若齊之權在田氏而有晏嬰使景公能與嬰圖之田氏未必能遂其篡國之志魯之權在季氏而有子家羈使昭公能與羈圖之季氏未必能成其逐君之謀二國之權不可以復收由二臣之言不見于用也此詩葢當時賢者所作賢者不見遇於君而無自

絶之意故雖不與言不與食而幽憂憤切至于不能餐不能息焉其心之忠厚何如哉使昭公能與斯人圖之必將有以處此而昭公莫之能也未幾祭仲得以竊廢立之權逐忽如棄梗置突如易棋突厲公也其漸非一日矣先儒以目君狡童爲非禮臣以爲此發憤怒罵之辭辭雖不遜而其心則至惓惓也讀者毋以辭害意云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葢十世希不失矣希少也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陪臣大夫之家臣三世

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

不議

臣按是時季氏以大夫而專魯國之政陽虎以家

臣而專季氏之政孔子之言葢傷之也天無二日

國無二王尊無二上天下之事惟天子得專之故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諸侯不能干

焉天下無道則天子不能有其柄而諸侯得以竊之矣諸侯猶不可專況大夫乎大夫猶不可專況家臣乎春秋之世齊晉秦楚迭主夏盟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世變至是益可傷矣未幾而諸國大夫專權自用禮樂征伐又不出於諸侯既而家臣竊弄而政令復不出於大夫名分陵夷舛逆日甚其可傷益甚焉然非道而得亦必以非道而失逆理愈甚則失之愈速故諸侯竊天子之柄少有十

世而不失者自餘則或五世或三世少不失者以理言之大槩如此曷若三代盛時天子之下以至家臣各安其分歷數百年而無禍哉既又言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葢是時諸侯之政多在大夫如魯之三家晉之六卿齊之田氏皆以人臣專國而國人公議皆所不與故重言之以見政在大夫決非可久之道也自秦罷侯置守諸侯不得以擅天子之事宜若海内之勢

歸於一尊而内重之勢成當國用事之臣又得以竊其柄如漢之莽操魏之師昭至於篡國莽之禍及其身操始三傳而司馬氏竊取之司馬氏再傳而諸王五胡兵難相尋去亡無幾質諸先聖之言殆若符羿吁可戒哉

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三桓者季氏叔孫氏孟氏皆桓公之子故曰三桓

臣按此章專爲魯而言也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

子赤立宣公赤嫡也宣公庶也而君失其政至此歷五公矣自季孫宿專國政歷四世至桓子而爲陽虎所執夫祿去公室而政歸大夫大夫之勢宜益强也而三家之子孫乃反微弱而不振何邪蓋以臣僭君者逆理亂常之事其能乆乎善乎先儒蘇軾之說曰强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故皆不乆而失之也嗚呼其亦可爲後世人臣顓國者之戒歟

以上言君臣之名分雖嚴而上下之交不可無禮故以君使臣之禮繼之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臣按君以敬待其臣是之謂禮臣以誠事其君是謂之忠二者皆職分所當然非相爲報也然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亦理之必然也意者定公之於使臣容有未能盡禮者故孔子以是告之而

語意渾然又若非有爲而發者此其所以爲聖人之言與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視猶待遇也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反還也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導之出疆一也先於其所往二也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

里三也如此則為之服矣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謂拘繫之不容去也又極之於其所往極窮也如晉錮欒盈與諸侯盟勿受之使其窮無所歸也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臣按戰國之君以爵祿奔走士大夫無復遇臣之禮其臣亦懷利苟從無復事君之忠故孟子以此深警齊王也昔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

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孟子之告齊王即子思之告穆公者也然其辭益峻切矣揆諸前章孔子之言可以見聖賢氣象之分雖然孟子為齊王言則然也而所以自處則不然也千里見王不遇故去而三宿出晝齊邑名未嘗有悻悻之心猶幸王之一寤而追已也曷嘗以寇讎視其君哉故曰孟子為齊王言則然而所以

自處則不然也

以上總言君臣交際之禮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四君使臣之禮

鹿鳴詩小雅之篇名周文武時詩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其一章曰呦呦鹿鳴呦呦和聲也食野之苹苹今蘋蒿也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笙瑟燕樂也吹笙鼓簧吹笙之時鼓笙中之簧承筐是將筐篚所屬

以行幣帛也承以籍之筐以貯之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周行大道也

臣按詩之所謂嘉賓指羣臣之與燕者也於朝則曰君臣於燕則曰賓主先王以禮使臣之厚也如此鹿食苹則相呼呦呦焉而樂君臣賓主之相樂亦猶是也夫君之資于臣主之資于賓果爲何事哉欲聞道義而已故飲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庶乎好愛我而示我以道矣夫賢者豈以幣帛飲食爲悅哉婚姻不備則正女不行禮

樂不備則賢者不處故必如是然後示我以道焉此詩凡三章皆叙燕樂嘉賓之意今姑摘首章以見先王之待其臣如此士之死職宜矣中庸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詎不信夫

禮記曰君子式黄髪君子謂人君也人君乘車有所敬則憑其軾故式王式商容之閭黄髪老下卿位卿位卿之朝位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人也

臣按式黄髪所以敬老下卿位所以尊賢古者不卑其臣也如此漢世待宰相御坐爲起在輿爲下

或其遺意與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卿老上卿也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媵也

臣按國君之貴卿老世婦皆其臣妾而不名之所以示敬也漢世待大臣之有勳德者贊拜不名意本如此

五官之長曰伯謂爲三公者 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擯相之辭

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爲之牧也 天子

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

臣按古者天子待公侯之禮親之尊之至于如此

賑後世有間矣

禮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言屢往無數也士壹問之君于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比及也卒哭葬後之祭殯斂也

儀禮坐撫當心要節而踊此君臨臣喪之儀撫謂撫其尸也

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曰

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臣按古者君視臣如手足故其疾也憂之至焉其死也卹之至焉禮記而下三條可見其畧而鄉黨亦有君視臣疾之文曰東首加朝服拖紳則疾而見君之禮也衛有太史柳莊社稷之臣也獻公聞其死釋祭而弔之荀盈未葬而晉侯飲樂則屠蒯以為譏世降春秋間愛且敬猶若此三代之盛從可知矣古道既淪斯禮掃地然唐太宗之於房杜

魏三臣其疾也憂惻之其亡也悶悼之極君臣終始之遇杜如晦疾篤上自臨視既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涕後忽夢如晦若平生勑所御饌往祭房元齡疾篤上令肩輿上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中小愈則喜形于色加極則憂悴病篤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魏徵寢疾上與太子同至其第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後數日上夢徵若生平及旦而奏徵薨而於張公謹之歿雖辰日不爲之輟哭視古蓋庶幾焉太宗亦賢矣哉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曰人主之尊辟如堂陛羣臣如陛衆

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級等也廉則隅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民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禮節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

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髠刖笞傌(音罵)棄市之法然則堂不無陛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又曰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頑頓(音鈍)無恥奊(音纈正作奊)詬無

節(集詁謂無志分也)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扇平取也)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又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音疲)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辠矣猶未斥然正以謼(音呼)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音喜去聲)

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君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爾忘身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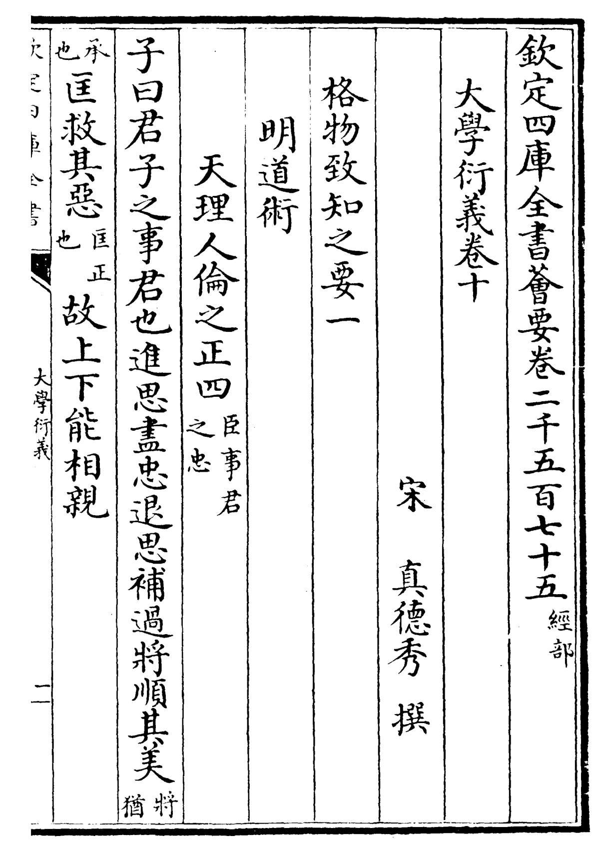
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

臣按臯陶賡歌而舜拜之益進昌言而禹拜之周公獻卜而成王拜之古者聖帝明王以禮遇其臣者葢若此自秦而後尊君卑臣之禮日以益甚於是君之於臣直謂名位足以牢籠之禄利足以鼓舞之臣不能無求於我而我可以無藉於臣君亢然自尊於上如天地神明之不可親臣退焉自卑

於下如僕隷趨走之唯恐後上下之情以乖隔而亂亡之禍至易之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者也故因孔子使臣以禮之言上引周詩下及賈誼之論以見君之待臣不可不以禮云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

大學衍義卷九



大學衍義卷十

宋 真德秀 撰

格物致知之要一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四 臣事君之忠

子曰君子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將猶承也匡救其惡匡正也故上下能相親

臣按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銷其惡此愛君之至者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非古昔盛時臣主俱賢無此氣象也後世人臣有盡其忠愛而君反以為仇者吁可歎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犯者犯顔之謂非陵犯之犯也

臣按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故夫子之告子路使勿欺而犯之以全其事君之直戒其欺君之僞也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與此畧同

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臣按道者正理也大臣以正理事君君之所行有不合正理者必規之拂之不苟從也道有不合則去之不苟留也或謂不合則去毋乃非愛君之意

乎曰此所以爲愛君也君臣之交蓋以道合非利之也道不合而弗去則有苟焉狥利之志是使君輕視其臣謂可以利寵絡之也君而輕視其臣何所不至惟大臣者能以道爲去就足以興起其君敬畏之心敬畏之心存而後能適道臣故謂不合而去乃所以爲愛君也

孟子將朝王齊宣王也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

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東郭氏齊大夫其家有喪故孟子弔之公孫丑孟子弟子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孟子之從兄弟學於孟子者也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古者有疾自稱曰不能采薪謙辭也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丑氏齊大夫景子即景丑氏曰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

恩君臣主敬毋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

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孟子歎辭言

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

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故齊

人莫如我敬王也

臣按孟子是時在賔師之位故其君有就見之禮

宣王託疾而要其朝敬賢之心不篤故孟子亦託

疾而不往也景子但知聞命奔走爲敬其君不知

以堯舜之道告其君者乃敬之大者也僕隸之臣唯唯承命外若敬其君然心實薄之曰是何足與言仁義此不敬之大者也齊人之敬君以貌孟子之敬君以心故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范祖禹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唯恐其

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者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適音謫義亦同政不足間也間猶非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格至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臣按程頤曰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仁不仁耳心之非即害於政不待乎發之於外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而後

天下之事可得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事事而更之後復有其事將不勝其更矣人人而去之後復用其人將不勝其去矣是以輔相之職必在乎格君心之非然後無所不正而欲格君心之非者非有大人之徳則亦莫之能也而故侍講張栻亦曰格之爲言感通至到也書曰格于上帝葢君心之非不可以氣力勝必也感通至到而使之自消靡

焉所謂格也臣謂顔栻之言深得孟子本指故略著于此云

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

臣按孟子此言葢謂事君者不在用兵廣地而在於善其君之身心當道謂其動合於理也志仁謂心在於仁也君之所行皆合乎理而其心常在於仁則雖土地之狹不害於興湯文所以由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也君之所行不合乎理而其心不

在於仁則雖土地之廣不能保其有楚之所以六千里而爲讎人役也然道之與仁非有二也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孟子告齊梁諸君一曰仁二曰仁正欲其志於此也心存於仁則其行無不合道矣事君者其可不知此

春秋傳齊景公至自田晏子侍晏子名嬰字平仲齊之賢大夫子猶馳至造焉子猶梁丘據也齊嬖臣字子猶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

焉水火醯醢鹽梅以亨魚肉亨與烹同言用六物𤆀魚肉以為食也燀之以薪燀音戰猶然也宰夫和之和去聲調也以洩其過言洩去其味之過者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鬷總也假大也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本言祭事晏子引之以為如和羹之既戒備既均平則總大政不待于言而時人自無爭者今據不然君所曰可據亦曰可君所曰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

言只用水而不以醢鹽梅和之則不可食也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琴瑟皆樂也必有五音十二律然後聲和而可聽若專用一音一律則不可聽矣同之不可也如是

臣按古者盛時明良會聚不惟都俞而有吁咈焉曰都曰俞者相可之謂也曰吁曰咈者相否之謂也惟其可否相濟所以爲唐虞之治衛侯言事自以爲是而羣臣和之若出一口所以致亂亡也後之人主有所欲爲率惡人之己異曰此沮吾之事也不知以否濟可乃所以成吾事而何沮之云惟

斟酌劑量於可否之間如和羹然期於適口而已則其異也乃所以為同而其忤也適以為順吁人主於晏子之言可不深味也哉

漢汲黯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其諫犯主之顏色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漢武帝也上曰吾欲云云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戇謂愚直也群臣或數黯數責也謂責其太直黯曰天子置公卿輔

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誼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廷何黯病嚴助爲請告 嚴助亦時近官 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瘉人 瘉與愈同勝也 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 孟賁夏育古勇士也 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如汲黯近之矣

臣按人臣之義以忠直爲本故上取孔孟之言下迄汲黯之事欲人君知盡言極諭者乃所以爲尊君爲親上不惟容之而又當用之也從諛承意者

乃所以爲欺君爲熳上不惟察之而又當遠之也汲黯之直武帝以爲近于古社稷臣而卒不能用公孫弘輩乃寵任始終焉蓋帝之心以佞邪爲適己而不知其益己之疾也以忠直爲拂己而不知其成己之德也臣故著此以爲來者之戒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四

明道術

天理人倫之正五 朋友之交

伐木亦小雅篇名周文武時詩燕朋友故舊則作之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須待親親以睦此一語指上篇常棣而言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其一章曰伐木丁丁伐木相應之聲鳥鳴嚶嚶鳥鳴相和之聲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喬高也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相視也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臣按鹿鳴之詩曰燕羣臣嘉賓是以臣爲賓也伐木之詩曰燕朋友故舊是以臣爲友也以臣爲賓

敬已至矣以臣爲友敬益至焉故序者謂雖天子
必須友以成得其指矣伐木非獨力而成故曰丁
丁以其聲之相應也鳥非獨鳴而和故曰嚶嚶以
其聲之相求也伐木微事且猶相應人其可無友
乎鳴鳥微類且猶相求人其可無友乎友之相須
其重如此故質之神明欲其有和平而無乖戾也
玩其詩止見爲人之求友而不見爲君之求臣葢
先王樂道忘勢但知有朋友相須之義而不見有

君臣相臨之分故也詩凡三章皆言燕樂之義二章曰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又曰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諸父者朋友之同姓而尊者也諸舅者朋友之異姓而尊者也三章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兄弟者朋友之同儕者也夫以天子之貴而尊其友曰父曰舅親其友曰弟曰兄此其爲尊德樂道之至也夫此其所以爲有周之盛也夫

萬章問曰萬章孟子弟子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挾謂持也長謂年也不

挾貴貴謂名位之尊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百乘之家謂大夫食邑可出車百乘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二賢人名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費小國也惠謚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子思孔伋之字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顏般王順長息皆賢人名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

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平公晉君亥唐賢臣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此言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餘同雖疏食菜羮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唐設食而公飽之也然終于此而已矣終於此謂其止如是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舜尚見帝尚上也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宫也堯舍舜于副宫而就饗其食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

臣按孟子謂自天子至大夫皆有友賢之義然知友賢而未知用賢則猶未也葢位者天位所以處賢者也職者天職所以命賢者也禄者天禄所以養賢者也三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虚尊之而已未嘗處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禄也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必如堯之於舜然後爲盡友賢之道矣夫貴貴尊賢其理本一然戰國之世人但知貴貴而不復知

尊賢故孟子歷叙友賢之事而終欲以堯爲法焉以堯之聖猶賴友以自輔而尊之如此則伐木求友之義信雖天子不可忘也

萬章問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爲其賢也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繆公魯君亟數

也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臣按孟子此章又明賢者以道自重諸侯不得而友之義

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

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桓公齊君管仲齊相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就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醜類也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所教謂聽從於己者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所受教己之所從受教者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管仲伯者之佐

猶不可召孟子學王道者也其可召乎

學記禮記篇名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尸祭主也說已見前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詔告也北面臣禮為師弗臣故無北面

臣按此二條又明王者有師臣之義不特友之而已湯之於伊尹文武之於太公望成王之於周公皆師之者也故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而傳亦有師臣友臣僕臣之别焉後世之君其能友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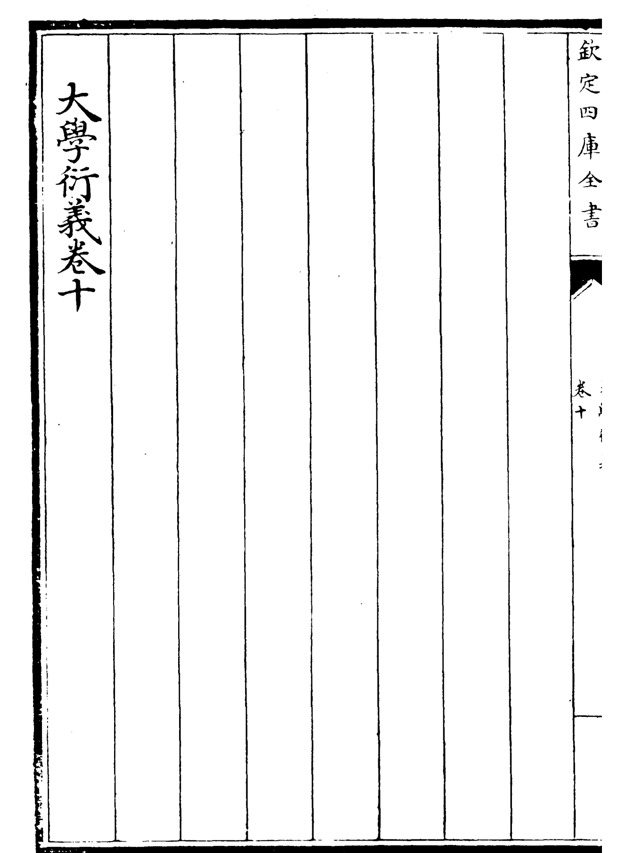
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近之若漢明帝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至于僕隸之臣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歟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五

大學衍義卷十

者已不多得惟漢高帝之於子房光武之於嚴子陵昭烈之於孔明庶幾近之若漢明帝雖以師禮待其臣然所傳者特章句之業非三王四代之所謂師也至于僕隷之臣諾諾唯唯則無世不有君日以驕臣日以諂此所以多亂而鮮治也歟

以上論天理人倫之正五



大學衍義卷十